护法论一卷

宋丞相无尽居士张商英述 • 乾隆大藏經 • 此土著述

重刻护法论题辞

苏州开元住持焕翁禅师端文。不远千里而来请曰。吾宗有护法论。凡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五言。宋观文殿大学士。丞相张商英所撰。其弘宗扶教之意。至矣尽矣。昔者闽僧慧钦。尝刻诸梓。翰林侍讲学士虞集。实为之序。兵燹之余。其版久不存。端文以此书不可不传也。复令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愿为序其首简。序曰。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无形段。冲澹而静。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终。入焉而不知其所穷。与物无际。圆妙而通。当是时无生佛之名。无自他之相。种种含摄。种种无碍。尚何一法之可言哉。奈太朴既散诞圣真漓营营逐物唯尘缘业识之趋。正如迷人身陷大泽。烟雾晦冥。蛇虎纵横。竞来迫人。欲加毒害。被发狂奔。不辨四维。西方大圣人。以慈悯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说。此法之所由建立也。众生闻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见日光。逢善胜友。为驱诸恶。引登康衢。即离怖畏。而就安隐。其愿幸孰加焉。不深德之。反从而诋之斥之。是犹挟利剑以自伤。初何损于大法乎。人心颠隮莫此为甚。有识者忧之。复体如来慈悯之心。而护法论。亦不容弗作也。呜呼。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时。五帝则易以仁信。三王又更以智勇。盖风气随世而迁故。为治者亦因时而驭变焉。成周以降。昏嚣邪僻。翕然并作。缧绁不足以为囚。斧锧不足以为威。西方圣人历陈因果轮回之说。使暴强闻之。赤颈汗背。逡巡畏缩。虽蝼蚁不敢践履。岂不有补治化之不足。柳宗元所谓。阴翊王度者是已。此犹言其粗也。其上焉者炯然内观。匪即匪离。可以脱卑浊而极高明。超三界而跻妙觉。诚不可诬也。奈何诋之。奈何斥之。世之人观此论者。可以悚然而思。惕然而省矣。虽然。予有一说并为释氏之徒告焉。栋宇坚者。风雨不能漂摇。荣卫充者。疾病不能侵凌。缁衣之士。盍亦自反其本乎。予窃怪夫诵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坏法也。毗尼不守。驰骛外缘者。是自坏法也。增长无明。嗔恚不息者。是自坏法也。传曰。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尚谁尤哉。今因禅师之请。乃恳切为缁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辞矣。禅师豫章人知宝大法。如护眼目。然身服纸衣。躬行苦行。遇川病涉者梁之。途龃龉者甓之。枯骴暴露者掩之。由衢之天宁。迁住今刹。首新戒坛授人以戒。俾母犯国宪。其应机设化。导民为善。致力于佛法者。非言辞可尽也。今又刻此论以传。诚无愧于有道沙门者矣。

洪武七年秋九月九日。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金华宋濂撰。

护法论后序

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盖道者先天地生。亘古今而常存。圣人得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土苴。以治天下国家。岂不大哉。故圣人或生于中国。或生于西方。或生于东夷西夷。生虽殊方。其得道之真。若合符契。未始殊也。佛者生于西方。得道之真以治身。以寂灭为乐者也。自得于妙有真空。圆明广大。不可思议。孔子以谓。佛为西方圣人。孔子圣人也。为万世之师。岂虚语哉。其尊敬如此。学者学孔子者也。孔子之言不信。反生谤斥。与斥孔子何异。此皆非吾徒也。无尽居士。深造大道之渊源。洞鉴儒释之不二。痛夫俗学之蔽蒙。下悟自己之真性。在日用之间。颠倒妄想。不得其门而入。深怀愤嫉。摇唇鼓舌。专以斥佛为能。自比孟子拒杨墨之功。俾后世称之。以为圣人之徒。聋瞽学者。岂不欺心乎。欺心乃欺天也。则护法之论岂得已哉。观其议论劲正。取与严明。引证诚实。铺陈详备。明如皎日。信如四时。非胸中超脱该贯至道之要妙。何以臻此。故能释天下之疑。息天下之谤。实后学之标准也。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其天与佛。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无以异矣。佛以戒定慧为大道之大要。吾儒所谓。惩忿窒欲。则戒也。寂然不动。则定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慧也。三者儒释岂不相同。盖方册所载皆古人之糟粕。若诵糟粕。而不识圣人之旨要。与面墙者何异哉。杏坛三千之众得夫子之道者。颜子一人而已。尚未达一间。灵山百万徒众。悟玄机者。迦葉一人而已。况望圣人数千载之间。闻其风读其书。咸欲造圣人之域。不亦难乎。宜其邪说横议兴焉。则护法之论。确乎不可拔也。

乾道辛卯六月望日。

无碍居士南涧郑兴德与撰。

护法论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以仁义忠信为道耶。则孔子固有仁义忠信矣。以长生久视为道耶。则曰夕死。可矣。是果求闻何道哉。岂非大觉慈尊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也。不然则列子何以谓。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大圣人。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列子学孔子者也。而遽述此说。信不诬矣。孔子圣人也。尚尊其道。而今之学孔子者。未读百十卷之书。先以排佛为急务者何也。岂独孔子尊其道哉。至于上下神祇。无不宗奉。矧兹凡夫。辄恣毁斥。自昧已灵。可不哀欤。韩愈曰。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盖为史者采摭人之实迹。尚有刑祸。况无故轻薄。以毁大圣人哉。且兹人也。无量劫来。沉沦诸趣。乘少善力。

而得此身。寿夭特未定也。纵及耳顺从心之年。亦暂寄人间耳。以善根微劣。不能亲炙究竟其道。须臾老之将至。为虚生浪死之人。自可悲痛。何暇更纵无明业识。造端倡始。诱引后世阐提之党。背觉合尘。同入恶道。罪萃厥身。可不慎哉。且佛何求于世

。但以慈悲广大愿力深重。哀见一切众生。往来六道。受种种苦。无有已时。故从兜率天宫。示现净饭国王之家。为第一太子。道德文武。端严殊特。于圣人中。而所未有。于弱冠之年。弃金轮宝位。出家修道。成等正觉。为天人师。随机演说三乘五教。末后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嘱摩诃迦葉。为教外别传。更相传授。接上根辈。故我本朝太宗皇帝之序金刚般若也。则曰叹不修之业溥。伤强执之愚迷。非下士之所知。岂浅识之能究。

大哉圣人之言。深可信服。一从佛法东播之后。大藏教乘。无处不有。故余尝谓。欲排其教。则当尽读其书深求其理。摭其不合吾儒者。与学佛之见。折疑辨惑。而后排之可也。今不通其理。而妄排之则是斥鷃笑鹍鹏。朝菌轻松柏耳。欧阳修曰佛者善施无验不实之事。盖亦未之思耳。尝原人之造妄者。岂其心哉。诚以赑急饥寒。苟免患难而已。佛者舍其至贵极富。为道忘身。非饥寒之急。无患难可免。其施妄也。何所图哉。若以造妄垂裕其徒凡夫尚知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而佛岂不知耶。古今世人。有稍挟欺绐者。必为众人所弃。况有识之贤者乎。若使佛有纤毫妄心。则安能俾其佛教。绵亘千古。周匝十方。天龙神鬼无不倾心。菩萨罗汉。更相弘化。试此论之。有诈妄心者。

求信于卑凡下愚。尚不可得。况能摄伏于具神通之圣人哉。经云。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又云诸佛如来无妄语者。信哉斯言。明如皎日。孟子曰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余则曰。诵佛之言。行佛之行。是佛而已矣。何慊乎哉。佛祖修行。入道蹊径。其捷如此。而人反以为难。深可闵悼。撮其枢要。戒定慧而已。若能持戒。决定不落三涂。若能定力。决定功超六欲。若能定慧圆明。则达佛知见入大乘位矣。何难之有哉。诗云。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其是之谓乎。韩愈与大颠论议往复数千言。卒为大颠一问曰。公自揣量学问知识。能如晋之佛图澄乎。能如姚秦之罗什乎。能如萧梁之宝志乎。愈曰吾于斯人。则不如矣。大颠曰。公不如彼明矣。

而彼之所从事者。子以为非何也。愈不能加答。其天下之公言乎。佛岂妨人世务哉。金刚般若云。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维摩经偈云。经书咒禁术。工巧诸伎艺。尽现行此事。饶益诸群生。法华经云。资生业等。皆顺正法。傅大士庞道元岂无妻子哉。若也身处尘劳。心常清净。则便能转识为智。犹如握土成金。一切烦恼。皆是菩提。一切世法。无非佛去。若能如是。则为在家菩萨了事凡夫矣。岂不伟哉。欧阳修曰。佛为中国大患。何言之甚欤。岂不尔思。凡有害于人者。奚不为人所厌而天诛哉。安能深根固蒂于天下也。桀纣为中国天子。害迹一彰。而天下后世共怨之。况佛远方上古之人也。

但载空言传于此土。人天向化。若偃风之草。苟非大善大慧。大利益大因缘。

以感格人天之心者。畴克尔耶。一切重罪。皆可忏悔。谤佛法罪。不可忏悔。诚哉是言也。谤佛法则是自昧其心耳。其心自昧。则犹破瓦不复完灰不重木矣。可忏悔哉。佛言。唯有流通佛法是报佛恩。今之浮图。虽千百中无一能仿佛古人者。岂佛法之罪也。其人之罪。虽然如是。礼非玉帛而不表。乐非钟鼓而不传。非藉其徒以守其法。则佛法殆将泯绝无闻矣。续佛寿命何赖焉。滥其形服者。诛之自有鬼神矣。警之自有果报矣。威之自有刑宪矣。律之自有规矩矣。吾辈何与焉。然则是言也余至于此卒存二说。苏子瞻尝谓余曰。释氏之徒。诸佛教法所系。不可以庶俗待之。或有事至庭下。则吾徒当以付嘱流通为念。与之阔略可也。又曾逢原作郡时。释氏。有讼者。阅实其罪必罚无赦。

或有勉之者。则曰。佛法委在国王大臣。若不罚一戒百。则恶者滋多。当今之世。欲整齐之。舍我辈其谁乎。余考二公之言。则逢原所得多矣。其有不善者。诚可恶也。岂不念皇恩度牒。不与征役者。人主之惠哉。岂不念。古语有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哉。岂不念。辞亲弃俗。当为何事哉。岂不念。光阴易往。而道业难成哉。岂不念。道眼未明而四恩难报哉。岂不念。行业不修。而滥膺恭敬哉。岂不念。道非我修。而谁修哉。岂不念。正法将坠。而魔法增炽哉。盖昔无著遇文殊时。已有凡圣同居龙蛇混杂之说。况今去圣逾远。求其纯一也不亦难乎。然念大法所寄。譬犹披沙拣金。裒石攻玉。纵于十斛之沙得粒金。一山之石得寸玉。尚可以为世珍宝也。非特学佛之徒为然。孔子之时。

已分君子儒小人儒矣。况兹后世服儒服者。岂皆孔孟颜闵者哉。虽曰学者求为君子。安能保其皆为君子耶。历观自古巨盗奸臣强叛猾逆。率多高才博学之士。岂先王圣教之罪欤。岂经史之不善欤。由此喻之。末法像教之僧。败群不律者。势所未免也。韩愈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曾有也。自皇帝已下。文武已上。举皆不下百岁。后世事佛渐谨。年代尤促。陋哉愈之自欺也。愈岂不闻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舜与文王皆圣人也。为法于天下后世。安可夷其人废其法乎。况佛以净饭国王。为南赡部洲之中而非夷也。若以上古未尝有而不可行。则蚩尤瞽瞍。生于上古。周公仲尼。

生于后世。岂可舍衰周之圣贤。而取上古之凶顽哉。而又上古野处穴居。茹毛饮血。而上栋下宇。钻燧改火之法。起于后世者。皆不足用也。若谓上古寿考。而后世事佛渐谨。而年代尤促者。窃铃掩耳之论也。愈岂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事乎。岂不知孔鲤颜渊冉伯牛之夭乎。又书无逸曰。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彼时此方未闻佛法之名。自汉明佛法至此之后。二祖大师百单七岁。安国

师百二十八岁。赵州和尚。七百二十甲子。岂佛法之咎也。又曰如彼言可凭则臣家族合至灰灭。此亦自蔽之甚也。佛者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自他无间。冤亲等观。如提婆达多。种种侵害于佛。而终怜之。受记作佛。而后世若求喜怒祸福以为灵。则是邀祭祀之小小鬼神矣。

安得谓之大慈悲之父乎。世间度量之人。尚能遇物有容。犯而不校。况心包太虚。量廓沙界之圣人哉。信与不信。何加损焉。佛者如大医王。善施法药。有疾者信而服之。其疾必瘳。其不信者。盖自弃耳。岂医王之咎哉。夏虫不可语冰霜。井蛙不可语东海。吾于韩愈见之矣。若谓事佛促寿。则毁佛者。合当永寿。后世之人。排佛者故多矣。士庶不足道也。如唐武宗会昌五年八月下旬废教。至六年三月初。才及半年而崩者。此又何也。如唐李白杜甫卢同李翱之辈。韩愈亦自知其不及矣。然诸子亦未尝排佛。亦不失高名也。众人之情。莫不好同而恶异。是此而非彼。且世之所悦者。纷华适意之事。释之所习者。简静息心之法。此其所以相违于世也。诸有智者。当察其理之所胜道之所在。

又安可不原彼此之是非乎。林下之人。食息禅燕。所守规模。皆佛祖法式。古今依而行之。举皆证圣成道。每见讥于世者。不合俗流故也。佛之为法。甚公而至广。又岂止缁衣祝发者得私为哉。故唐相裴公美序华严法界观云。世尊初成正觉。叹曰。奇哉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证得。于是称法界性。说华严经。佛之随机接引故多开遮权变。不可执一求也。欧阳永叔曰。无佛之世诗书雅颂之声。其民蒙福如此。永叔好同恶异之心。是则是矣。然不能通方远虑。何其隘哉。若必以结绳之政。施之于今可乎。殊不知天下之理。物希则贵。若使世人举皆为儒。则孰不期荣。孰不谋禄。期谋者众。则争竞起。争竞起。则妒忌生。妒忌生。则褒贬胜。褒贬胜。

则仇怨作。仇怨作。则挤陷多。挤陷多。则不肖之心。无所不至矣。不肖之心。无所不至。则为儒亦不足为贵矣。非特儒者为不足贵也。士风如此。则求天下之治也亦难矣。佛以其法。付嘱国王大臣。不敢自专也。欲使其后世之徒。无威势以自尊。隆道德以为尊。无爵禄以自活。依教法以求活。乞食于众者。使其折伏憍慢。下心于一切众生。又维摩经。佛令迦葉前往问疾。迦葉忆念。昔于贫里。而行乞食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舍豪富从贫乞也。肇法师注云。迦葉以贫人昔不植福故生贫里。若今不积善。后复弥甚。愍其长苦故。多就乞食。又曰。见来求者。为善师想。什法师注云。本无施意。因彼来求。发我施心。则为我师。故为善师想也。

不畜妻子者。使其事简累轻。道业易成也。易其形服者。使其远离尘垢。而时以自警也。惜乎窃食其门者。志愿衰劣。不能企及古人。良可叹也。且导民善世莫盛乎教。

穷理尽性。莫极乎道。彼依教行道。求至乎涅槃者。以此报恩德。以此资君亲。不亦至乎。故后世圣君。为之建寺宇置田园。不忘付嘱使其安心行道。随方设化。名出四民之外。身处六和之中。其戒净。则福荫人天。其心真。则道同佛祖。原其所自之恩。皆吾君之赐也。苟能以禅律精修。于天地无愧。表率一切众生。小则迁善远罪。大则悟心证圣。上助无为之化。密资难报之恩。则不谬为如来弟子矣。苟违佛祖之戒。滥膺素餐。罪岂无归乎。上世虽有三武之君。以徇邪恶下臣之请。锐意剪除。既废之后随而愈兴。

犹霜风之肃物也。亦暂时矣。如冬后有春之譬。欲尽歼草木者。能使冬后无春则可矣。苟知冬后有春。则何苦自当其恶而彰彼为善也。于己何益哉。余尝观察其徒中间。有辞荣舍富者。俊爽聪明者。彼亦不知富贵可乐。春色可喜。肥鲜之甘。车服之美。而甘心于幽深閒寂之处。藜羹韦布。仅免饥寒。纵未能大达其道。是必渐有所自得者欤。议者深嫉其徒不耕而食。亦人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也。岂不详观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以至山林江海之上。草窃奸宄。市廛邸店之下。娼优厮役。僻源邪径之间。欺公负贩。神祠庙宇之中。师童巫祀者皆然也。何独至于守护心城者。而厌之哉。今户籍之民。自犁锄者。其亦几何。释氏有刀耕火种者。栽植林木者。灌溉蔬果者。

服田力穑者矣。岂独今也。如古之地藏禅师。每自耕田。尝有语云。诸方说禅浩浩地。争如我这。里种田博饭吃。百丈惟政禅师。命大众开田。曰。大众为老僧开田。老僧为大众说大法义。大智禅师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沩山问仰山曰。子今夏作得个什么事。仰山曰。锄得一片地。种得一畬粟。沩山曰。子可谓不虚过时光。断际禅师。每集大众栽松□茶。洞山聪禅师常手植金。刚岭松。故今丛林普请之风尚存焉。释氏虽众而各止一身一粥一饭。补破遮寒。而其所费亦寡矣。且其既受国恩。绍隆三宝。而欲复使之为农可乎。况其田园随例常赋之外。复有院额科敷官客往来。种种供给。岁之所出。犹愈于编民之多也。其于公私。何损之有。余尝疾今官有劝农之虚名。

而挟抑农之实患且世之利用。苟有益者。不劝而人自趋矣。今背公营私者。侵渔不已。或夺其时。作不急之务。是抑之也。何劝之有。今游惰者。十常七八。耕者十止二三。耕者虽少。若使常稔。则菽粟亦如水火矣。近岁或旱或潦。无岁无之。四方之稼。秀而不实者。岁常二三。甚者过半。亦岂为耕者少而粮不足哉。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富。苟无以致和气而召丰年。虽多耕而奚以为岁之丰凶系乎世数。意其天理亦自有准量欤。岁常丰谷愈贱。耕者愈少。此灼然之理。僧者佛祖所自出也。有苦行者。有密行者。各人有三昧。随分守常德。孜孜于戒律。念念在定慧。能舍人之所难舍。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外富贵若浮云。视色声如谷响。求道则期大悟而后已。惠物则念众生而不忘。

今厌僧者。其厌佛祖乎。佛以持戒当行孝。不杀。不盗。不淫。不妄。不茹荤酒。以此自利利他。则仁及含灵耳。又岂现世父母哉。盖念一切众生。无量劫来。皆曾为己父母宗亲故。等之以慈。而举期解脱。以此为孝。不亦优乎。且聪明不能敌业。富贵岂免轮回。铜山奚补于馁亡。金穴靡闻于长守。余忝高甲之第。仕至圣朝宰相。其于世俗名利何慊乎哉。拳拳系念于此者。为其有自得于无穷之乐也。重念人生幻化。不啻浮泡之起灭。于兹五蕴完全之时。而不闻道可不惜哉。若世间更有妙道。可以印吾自肯之心。过真如涅槃者。吾岂不能舍此而趋彼耶。恶贫欲富。畏死欣生。饮食男女。田园货殖之事。人皆知之。君子不贵也。所贵也者无上妙道也或谓余曰。僧者毁形遁世之人。

而子助之何多哉。余曰。余所存诚者。佛祖遗风矣。岂恤乎他哉。子岂不闻。孟子言。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孰谓巾发而娶者。必为孝子贤人。今世俗之间。博弈饮酒。好勇斗狠。以危父母者。比比皆是也。又安相形。而不论心哉。前辈有作无佛论者。何自蔽之甚也。今夫日月星辰。雷霆风雨。昭昭然在人耳目。岂无主张者乎。名山大川。神祇庙貌。可谓无乎。世间邪精魍魉小小鬼神。犹尚恪然信其是有。何独至于佛而疑之。旷大劫来。修难行苦行。成等正觉。为圣中至圣。人天法王。明极法身。充满沙界。而谓之无可乎哉。大集经云商主天子问。佛在世之日。有所供养。世尊是受者。而施者获福。世尊灭后。供养形像。谁为受者。佛言。诸佛如来法身也。若在世若灭后。

所有供养。其福无异。华严亦云。佛以法为身。清净如虚空。虽然诸佛而名其道。盖善权方便接引之门耳。若必谓之无。则落空见外道断见外道。自昧自弃。可悲也矣。如云门大师云。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者。此大乘先觉之人。解粘去缚。遣疑破执而已。岂初学者。可躐等哉。此可与智者道。不可与愚者语。其教之兴也。恢弘之。则有具神通之圣人。信向之。则有大根器之贤哲。以至天地鬼神之灵。无不景慕。岂徒然哉。大抵所尚。必从其类。拟之必从其伦。般若正知。菩提真见。岂凡庸之人所能睥睨哉。故同安察云。三贤尚未明斯旨。十圣那能达此宗。缘觉辟支四果声闻。尚不与其列。况其下者乎。在圣则为大乘菩萨。在天则为帝释梵王。在人则为帝王公侯。

上根大器。功成名遂者。在僧俗中。亦必宿有灵骨。负逸群超世之量者。方能透彻。故古德云。闻而不信。尚结佛种之因。学而未成。犹益人天之福。惜乎愚者昧而不能学。慧者疑而不能至。间有世智辩聪者。必为功名所诱。思日竞辰。焚膏继晷。皇皇汲汲然。涉猎六经子史。急目前之应对。尚且不给。何暇分阴及此哉。或有成名仕路者。功名汩其虑。富贵荡其心。反以此道为不急。罔然置而不问不觉。光阴有限。老死忽至。临危凑亟虽悔奚追。世有大道远理之如此也。而不窥其涯涘者。愧于古圣贤多矣。既

不闻道。则必流浪生死散入诸趣。而昧者甘心焉。是谁之过欤。嵩岳圭禅师云。佛有三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万法智。而不能即灭定业。佛能知群有性穷亿劫事。而不能化导无缘。

佛能度一切有情。而不能尽众生界。是谓三能三不能也。今有心愤愤口悱悱。闻佛似寇仇。见僧如蛇虺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且佛尚不能化导无缘。吾如彼何哉。议者皆谓。梁武奉佛而亡国。盖不探佛理者。未足与议也。国祚之短长。世数之治乱。吾不知其然矣。尧舜大圣。而国止一身。其禅位者。以其子之不肖。而后禅也。其子之不肖。岂天罪之欤。自开辟至汉明帝以前。佛法未至于此。而国有遇难者何也。唐张燕公所记梁朝四公者。能知天地鬼神变化之事。了如指掌。而昭明太子。亦圣人之徒也。且圣者以治国治天下。为绪余耳。岂无先觉之明而慎择可行之事以告武帝哉。盖定业不可逃矣。呜呼定业之不可作也。犹水火之不可入也。其报之来。若四时之无爽也。如西土师子尊者。

此土二祖大师。皆不免也。又岂直师子二祖哉。释迦如来。尚且不免。金锵马麦之报。况初学凡夫哉。盖修也者。改往修来矣。且宿业既还已。则将来之善。岂舍我哉。今夫为女形者。实劣于男矣。遽欲奉佛而可亟变为男子乎。必将尽此报身。而愿力有待于来世乎。梁武寿高九十。不为不多。以疾而卒。不至大恶。但舍身之谬以其先见祸兆筮得乾卦上九之变。取其贵而无位高而无民。以此自卑欲图弭灾召福者。梁武自谬尔。于佛何有哉。梁武小乘根器专信有为之果。兹其所以不遇达磨之大法也。过信泥迹执中无权者。亦其定业使之然乎。但圣人创法。本为天下后世。岂为一人设也。孔子曰。仁者寿。而力称回之为仁。而回且夭矣。岂孔子之言无验欤。盖非为一人而言也。梁武之奉佛。

其类回之为仁乎。侯景兵至而集沙门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者。过信泥迹。而不能权宜适变也。亦犹后汉向诩张角作乱。诩上便宜颇多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追将兵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则当自消灭。又如后汉盖勋传中平元年北地羌胡与边章等寇乱陇右扶风。宋枭为守。患多寇叛。谓勋曰。凉州寡于学术。故屡多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此亦用之者不善也。岂孝经之罪欤。抑又安知武帝前定之业祸不止此。由作善以损之。故能使若是之寿也。帝尝以社稷存亡久近。问于志公。公自指其咽示之。盖谶侯景也。公临灭时武帝又复询诘前事。志公曰。贫僧塔坏。陛下社稷随坏。公灭后奉敕造塔已毕。武帝忽思曰。木塔其能久乎。遂命彻去。改创以石塔。

贵图不朽以应其记。拆塔才毕。侯景兵已入矣。至人岂不前知耶。如安世高帛法祖之徒。故来毕前世之对。不远千里。自投死地者。以其定业不可逃也。如晋郭璞。亦自

知其不免。况识破虚幻视死如归者乎。岂有明知宿有所负。而欲使之避拒苟免哉。欧阳永叔跋万回神迹记碑曰。世传道士骂老子云。佛以神怪祸福恐动世人。俾皆信向。故僧尼得享丰饶。而吾老子高谈清净。遂使我曹寂寞。此虽鄙语有足采也。永叔之是其说也。亦小有才而未达通方之大道者欤。不揣其本之如此也。神怪祸福之事。何世无之。但儒者之言。文而略耳。又况真学佛者。岂以温饱为志哉。本以求无上菩提。出世间之大法耳。且道士是亦弃俗人也。若以出家求道。则不以寂寞为怨。若以图哺啜为心。

则不求出离。不念因果。世间万途。何所不可哉。或为胥徒。或习医卜。百工技艺。屠沽负贩。皆可为也。弃此取彼孰御焉。唐太宗方四岁时。已有神人见之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必能济世安民。及其未冠也。果然建大功业。亦可谓大有为之君矣。欧阳修但一书生耳。其修唐书也以私意臆说妄行褒贬。比太宗为中才庸主。而后世从而和之。无敢议其非者。呜呼学者随世高下而欧阳修独得专美于前。诚可叹也。作史者。固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而修之编史也。唐之公卿好道者甚多。其与禅衲游有机缘事迹者。举皆削之。及其致仕也。以六一居士。而自称何也。以居士自称。则知有佛矣。知有而排之。则是好名而欺心耳。岂为端人正士乎。今之恣排佛以沽名者亦多矣。

如唐柳子厚移书韩退之不须力排二教。而退之集无答子厚书者。岂非韩公知其言之当而默从之。故不复与之辩论也。近世王逢原作补书。鄙哉逢原。但一狐寒庸生耳。何区区阐提之甚也。退之岂不能作一书而待后人补也。其不知量也如此。盖汉唐以来。帝王公侯奉佛者。不可胜计也。岂害其为贤圣哉。余尝谓欧阳修曰。道先王之言。而作詈讼匹夫之见。今匿人之善偏求其短。以攻刺之者。詈讼匹夫也。公论天下后世之事者。可如是乎。甚哉欧阳修之自蔽也。而欲蔽于人。又欲蔽天下后世。幸其私臆之流言。终必止于智者。虽见笑于通方博古之士。而未免诱惑于躁进狂生耳。如斯人也。使之侍君。则佞其君。绝佛种性断佛慧命。与之为友。则导其友。戕贼真性奔竞虚名。终身不过为一聪明凡夫矣。

其如后世恶道何。修乎修乎。将谓世间更不别有至道妙理。止乎如此缘饰些小文章而已。岂非庄生所谓。河伯自多于水。而不知复有海乎。若也使其得志。则使后世之人。永不得闻旷劫难逢之教。超然出世之法。岂不哀哉。岐人天之正路。瞎人天之正眼。昧因果之真教。浇定慧之淳风。无甚于修也。余尝观欧阳修之书尺。谍谍以忧煎老病自悲。虽居富贵之地。戚戚然若无容者。观其所由。皆真情也。其不通理性之明验欤。由是念之。大哉真如圆顿之道。岂僻隘浅丈夫之境界哉。六道轮回。三途果报。由自心造。实无别缘。谓彼三途六道。自然而然者。何自弃之甚也。一失人身。悔将何及。三界

万法。非有无因而妄招果。苟不顾因果。则是自欺其心。自欺其心则无所不至矣。

近世伊川程颢谓。佛家所谓出世者。除是不在世界上行。为出世也。士大夫不知渊源而论佛者。类如此也。殊不知。色受想行识世间法也。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出世间法也。学佛先觉之人。能成就通达出世间法者。谓之出世也。稍类吾儒之及第者。谓之登龙折桂也。岂其真乘龙而握桂哉。佛祖应世本为群生。亦犹吾教圣人吉凶与民同患。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岂以不在世界上行为是乎。超然自利而忘世者。岂大乘圣人之意哉。然虽如是。伤今不及见古也。可为太息。古之出世如青铜钱万选万中。截琼枝寸寸是玉。析栴檀片片皆香。今则鱼目混珠。薰莸共囿。羊质虎皮者多矣。遂致玉石俱焚。古人三二十年。无顷刻间杂用身心。念念相应。如鸡伏卵。寻师访友。

心心相契。印印相证。琢磨淘汰。净尽无疑。晦迹韬光。陆沈于众。道香果熟。诸圣推出。为人天师。一言半句。耀古腾今。万里同风。千车合辙。今则习口耳之学。裨贩如来。披师子皮。作野干行。说时似悟。对境还迷。所守如尘俗之匹夫。略无愧耻。公行贿赂。密用请托。劫掠常住交结权势。佛法凋丧。大率缘此。得不为尔寒心乎。余尝爱本朝王文康公。着大同论。谓儒道释之教。沿浅至深。犹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诚确论也。余辄是而详之。余谓。群生失真迷性。弃本逐末者。病也。三教之语。以驱其惑者。药也。儒者使之求为君子者。治皮肤之疾也。道书使之日损损之又损者。治血脉之疾也。释氏直指本根。不存枝叶者。治骨髓之疾也。其无信根者。膏盲之疾。

不可救者也。儒者言性。而佛见性。儒者劳心。而佛者安心。儒者贪着。而佛者解脱。儒者喧哗。而佛者纯静。儒者尚势。而佛者忘怀。儒者争权。而佛者随缘。儒者有为。而佛者无为。儒者分别。而佛者平等。儒者好恶。而佛者圆融。儒者望重。而佛者念轻。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者散乱。而佛者观照。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内。儒者该博。而佛者简易。儒者进求。而佛者休歇。不言儒者之无功也。亦静躁之不同矣。老子曰常无欲以观其妙。犹是佛家金锁之难也。同安察云无心犹隔一重关。况着意以观妙乎。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佛则虽见可欲心亦不乱。故曰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八法之风。不动如来。犹四风之吹须弥也。老子曰。弱其志。佛则立大愿力。老以玄牝为天地之根。

佛则曰。若人欲识佛境界。当净其意如虚空。外无一法而建立。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老以抱一专气知止不殆不为而成绝圣弃智。此则正是圆觉作止任灭之四病也。老曰。去彼取此。释则圆同太虚无缺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老曰。吾有大患为吾有身。文殊师利则以身为如来种。肇法师解云。凡夫沉沦诸趣。为烦恼所蔽。进无寂灭之欢。

退有生死之畏。故能发迹尘劳标心无上。植根生死而敷正觉之华。盖幸得此身而当勇猛精进以成办道果。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卑湿淤泥乃生此花。是故烦恼泥中。乃有众生起佛法耳。老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释则曰离色求观非正见。离声求听是邪闻。老曰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释则曰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

老曰。智慧出有大伪。佛则无碍清净慧。皆从禅定生。以大智慧到彼岸。老曰。我独若昏我独闷闷。楞严则以明极为如来。三祖则曰。洞然明白。大智则曰。灵光洞耀。迥脱根尘。老曰。道之为物也。唯恍唯惚。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释则务见谛明了。自肯自重。老曰。道法自然。楞伽则曰。前圣所知。转相传授。老曰。物壮则老。是谓非道。佛则一念普观无量劫。无去无来亦无住。以谓道无古今。岂有壮老。人之幻身亦老也。岂谓少者是道老者非道乎。老则坚欲去兵。佛则以一切法皆是佛法。老曰。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佛则云。信吾言者。犹如食蜜。中边皆甜。老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若据宗门中则勤而行之。正是下士。为他以上士之士两易其语。

老曰。塞其穴闭其门。释则属造作以为者败执者失又成落空。老欲去智愚民复结绳而用之。佛则以智波罗蜜。变众生业识为方便智。换名不换体也。不谓老子无道也。亦浅奥之不同耳。虽然三教之书各以其道。善世砺俗。犹鼎足之不可缺一也。若依孔子行事。为名教君子。依老子行事。为清虚善人。不失人天可也。若曰尽灭诸累纯其清净本然之道。则吾不敢闻命矣。余尝喻之。读儒书者。则若趋炎附窖而速富贵。读佛书者。则若食苦咽涩。而致神仙。其初如此。其效如彼。富贵者未死已前温饱而已。较之神仙孰为优劣哉。儒者但知孔孟之道而排佛者。舜犬之谓也。舜家有犬。尧过其门而吠之。是犬也。非谓舜之善而尧之不善也。以其所常见者舜而未常见者尧也。吴书云。吴主孙权问尚书令阚泽曰。

孔丘老子得与佛比对否。阚泽曰。若将孔老二家比校佛法。远之远矣。所以然者。孔老设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诸佛说教。诸天奉行不敢违佛。以此言之。实非比对明矣。吴主大悦。或曰。佛经不当夸示。诵习之人必获功德。盖不知诸佛如来。以自得自证诚实之语。推己之验以及人也。岂虚言哉。诸经皆云。以无量珍宝布施。不及持经句偈之功者。盖以珍宝住相布施。止是生人天中福报而已。若能持念。如说修行。或于诸佛之道一言见谛。则心通神会。见谢疑亡。了物我于一如。彻古今于当念。则道成正道。觉齐佛觉矣。孰盛于此哉。儒岂不曰。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也。或曰。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语不云乎。学也禄在其中矣。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书曰。作善降祥。此亦必然之理也。岂吾圣人妄以禄与庆祥夸示于人乎。或曰。诵经以献鬼神者。彼将安用。余曰。子固未闻。财施犹轻法施最重。古人盖有远行。临别不求珍宝而乞一言以为惠者。如晏子一言之讽。而齐侯省刑。景公一言之善。而荧惑退舍。吾圣人之门弟子。或问孝。或问仁。或问政。或问友。或问事君。或问为邦。有得一言长善救失。而终身为君子者矣。此止终身治世之语耳。比之如来大慈法施。诚谛之语。感通八部龙天。震动十方世界。或向一言之下。心地开明。一念之间。性天朗彻。高超三界颖脱六尘。清凉身心。剪拂业累。契真达本入圣超凡。得意生身。自然无碍。随缘作主遇缘即宗。先得菩提。次行济度。世间之法。复有过此者乎。一切鬼神。

各欲解脱其趣。其于如来称性实谈。欣戴护持也。宜矣。又况佛为无上法王。金口所说圣教灵文。一诵之则为法轮转地。夜叉唱空报四天王。天王闻已如是展转。乃至梵天。通幽通明。龙神悦怿。犹若纶言诞布诏令横流。寰宇之间孰不钦奉。又况佛为四生慈父。如父命其子。奚忍不从。诵经之功其旨如此。教中云。若能七日七夜心不散乱者。随其所作定有感应。若形留神往。外寂中摇。则寻行数墨而已。何异春禽昼啼秋虫夜鸣。虽百万遍果何益哉。余谓耿恭拜井而出泉。鲁阳挥戈而驻日。诚之所感只在须臾。七日之期尚为差远。十千之鱼得闻佛号。而为十千天子。五百之蝠因乐法音。而为五百圣贤。蟒因修忏而生天。龙闻说法而悟道。古人岂欺我哉。三藏教乘者权教也。实际理地者唯此一事实也。

唯佛世尊是究竟法。而一切法者。为众生设也。今不藉权教启迪初机。而遽欲臻实际理地者。不亦见弹而思鸮炙乎。此善惠大士所谓渡河须用筏。到岸不须船也。其不然乎。佛法化度世间。皎如青天白日。而迷者不信。是犹盲人不见日月也。岂日月之咎哉。但随机演说。方便多门未易究耳。学者如人习射。久久方中。枣柏大士云。存修却败。放逸全乖。急亦不成缓亦不得。但知不休必不虚弃。又白乐天问宽禅师。无修无证。何异凡夫。师曰。凡夫无明二乘执着。离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则近执着。忘则落无明。此为心要耳。此真初学入道之法门也。或谓佛教有施食真言。能变少为。多如七粒变十方之语。岂有是理。余曰。不然。子岂不闻勾践一器之醪。

而众军皆醉。栾巴一潠之酒。而蜀川为雨。心灵所至而无感不通。况托诸佛广大愿力。廓其善心。变少为多。何疑之有。妙哉。佛之知见广大深远。具六神通。唯其具宿命通。则一念超入于多劫。唯其具天眼通。则一瞬遍周于沙界。且如阿那律小果声闻尔。唯具天眼一通。尚能观大千世界。如观掌中。况佛具真天眼乎。舍利弗亦小果声闻尔。于弟子中但称智慧第一。尚能观人根器。至八千大劫。况佛具正遍知乎。唯其知见广大深远。则说法亦广大深远矣。又岂凡夫思虑之所能及哉。试以小喻大。均是人也。有

大聪明者。有极愚鲁者。大聪明者。于上古兴亡治乱之迹。六经子史之论。事皆能知。至于海外之国。虽不及到。亦可观书以知之。极愚鲁者。诚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者为诞也。

一自佛法入此之后。间有圣人。出现流通辅翼。试摭众人耳目之所闻见者论之。如观音菩萨示现于唐文宗朝。泗洲大圣出现于唐高宗朝。婺州义乌县傅大士。齐建武四年乙丑五月八日生时。有天竺僧嵩头陀来谓曰。我昔与汝毗婆尸佛所同发誓愿。今兜率天宫衣钵见在。何日当还。命大士临水观形。见有圆光宝盖。大士曰。度生为急。何思彼乐乎。行道之时。常见释迦金粟定光三如来。放光袭其体。虢州阌乡张万回法云公者。生于唐贞观六年五月五日。有兄万年。久征辽左。相去万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告母而往。至暮持书而还。丰干禅师。居常骑虎出入。寒山拾得为之执侍。明州奉化布袋和尚。坐亡于岳林寺。而复现于他州。宋太始初。志公禅师。乃金城宋氏之子。

数日不食无饥容。语多灵应。晋石勒时佛图澄。掌中照映千里。镇州善化临终之时。摇铃腾空而去。五台邓隐峰。遇官兵与吴元济交战。飞锡乘空而过。两军遂解。嵩岳帝受戒法于元圭禅师。仰山小释迦。有罗汉来参。并受二王戒法。破窖堕之类。皆能证果鬼神。达磨大师。一百五十余岁。灭于后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葬于熊耳山。后三岁魏宋云奉使西域回。遇于葱岭。携一革履。归西而去。后孝庄闻奏启坟观之。果只一履存焉。文殊师利。佛灭度后。四百年犹在人间。天台南岳。罗汉所居应供人天。屡显圣迹。汀州南安岩主灵异颇多。潭州华林善觉禅师。武宁新兴严阳尊者。俱以虎为侍从。道宣律师。持律精严。感毗沙门天王之子为护戒神。借得天上佛牙。今在人间。

徽宗皇帝。初登极时。因取观之。舍利隔水晶匣。落如雨点。故太平盛典。有御制颂云。大士释迦文。虚空等一尘。有求皆感应。无刹不分身。玉莹千轮皎。金刚百炼新。我今恭敬礼。普愿济群伦。皇帝知余好佛。而尝为余亲言其事。如前所摭。诸菩萨圣人。皆学佛者也。余所谓若使佛有纤毫妄心。则安能摄伏于具神通圣人也。释有如弥天道安东林慧远生肇融睿陈慧荣隋法显梁法云智文之徒。皆日记数万言。讲则天华坠席。顽石点头。亦岂常人哉。如李长者庞居士。非圣人之徒欤。孙思邈写华严经。又请僧诵法华经。吕洞宾参禅设供。彼神仙也。岂肯妄为无益之事乎。况兹凡夫。敢恣毁斥。但佛之言。表事表理。有实有权。或半或满。设渐设顿。各有攸当。苟非具大信根。

未能无惑。亦犹吾儒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而春秋石言于晋。神降于莘。易曰。见豕负涂载鬼一车。此非神怪而何。孟子不言利而曰善教得民财。于宋受兼金。此非利而何。盖圣人之言。从权适变。有反常而合道者。又安可以前后异同之言。议圣人也。诸同志者。幸于佛祖之言。详披谛信。真积力久。自当证之。方验不诬。天下人非之。而

吾欲正之。正如孟子所谓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余岂有他哉。但欲以公灭私。使一切人。以难得之身。知有无上菩提。各识自家宝藏。狂情自歇。而胜净明心。不从人得也。吾何畏彼哉。晋惠帝时。王浮伪作化胡经。盖不知佛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灭於穆王五十二年。历恭懿孝夷厉宣幽平桓庄僖惠襄顷匡定一十六王。灭后二百四十二年。

至定王三年方生老子。过流沙时。佛法遐被五天竺。及诸邻国。著闻天下。已三百余年矣。何待老子化胡哉。吕夏卿序八师经曰。小人不知刑狱之畏。而畏地狱之毿。虽生得以欺于世死亦不免于地下矣。今有人焉奸雄气焰足以涂炭于人而反不敢为者。以有地狱报应。不可逃也。若使天下之人。事无大小。以有因果之故。比不敢自欺其心。善护众生之念。各无侵凌争夺之风。则岂不刑措而为极治之世乎。谓佛无益于天下者吾不信矣。谅哉。人天路上以福为先。生死海中修道是急。今有欲快乐人天而不植福。出离生死。而不明道。是犹鸟无翼而欲飞。木无根而欲茂。奚可得哉。古今受五福者非善报而何。婴六极者。非恶报而何。此皆过去所修。而于今受报。宁不信哉。或云。天堂是妄造。

地狱非真说者。何愚如此。佛言。六道而人天鬼畜。灼然可知。四者既已明矣。唯修罗地狱二道。但非凡夫肉眼可见耳。岂虚也哉。只如神怪之事。何世无之。亦涉史传之载录。岂无耳目之闻见。虽愚者亦知其有矣。人多信于此。而疑于彼者。是犹终日数十。而不知二五也。可谓贤乎。曾有同僚谓余曰。佛之戒人不食肉味。不亦迂乎。试与公详论之。鸡之司晨。狸之捕鼠。牛之力田。马之代步。犬之司御。不杀可也。如猪羊鹅鸭水族之类。本只供庖厨之物。苟为不杀。则繁植为害。将安用哉。余曰不然。子未知佛理者也。吾当为子言其涯略。章明较着善恶报应。唯佛以真天眼宿命通故能知之。今恶道不休。三涂长沸。良有以也。一切众生。递相吞啖。昔相负而冥相偿。岂不然乎。

且有大身众生。如鲸鳌师象。巴蛇鲲鹏之类是也。细身众生。如蚊蚋蟭螟蝼蚁蚤虱之类是也。品类巨细虽殊。均具一性也。人虽最灵。亦只别为一类耳。傥不能积善明德。识心见道。瞀瞀然以嗜欲为务。成就种种恶业习气。于倏尔三二十年之间。则与彼何异哉。且迦楼罗王。展翅阔三百三十六万里。阿修罗王。身长八万四千由旬。以彼观之。则此又不直毫末耳。安可以谋画之差。大心识之最灵。欺他类之眇小不灵。而恣行杀戮哉。只如世间牢狱。唯治有罪之人。其无事者。自不与焉。智者终不曰建立都县设官置局。不可闲冷。却须作一两段事。往彼相共闹热也。今虽众生无尽恶道茫茫。若无冤对。即自解脱。复何疑哉。若有专切修行。决欲疾得阿耨菩提者。更食众生血肉。

无有是处。唯富贵之人。宰制邦邑者。又须通一线道。昔陆亘大夫。问南泉云。弟子食肉则是。不食则是。南泉曰。食是大夫禄。不食是大夫福。又宋文帝谓求那跋摩曰。孤愧身徇国事。虽欲斋戒不杀。安可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与匹夫所修当异。帝王者。但正其出言发令。使人神悦和。人神悦和。则风雨顺时。风雨顺时。则万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斋。斋亦至矣。以此不杀。德亦大矣。何必辍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乎。帝抚机称之曰。俗迷远理。僧滞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谓天下之达道。可以论天人之际矣。由是论之。帝王公侯。有大恩德。陶铸天下者。则可矣。士庶之家。春秋祭祀。用之以时者。尚可忏悔。圆颅方服者。承佛戒律。受人信施。而反例尘俗。饮酒食肉。

非特取侮于人。而速戾于天。亦袈裟下失人身者。是为最苦。忍不念哉。吾儒则不断杀生。不戒酒肉。于盗则但言慢藏诲盗而已。于淫则但言未见好德如好色而已。安能使人不犯哉。佛为之教。则彰善瘅恶。深切着明。显果报说地狱极峻至严。而险诐强暴者。尚不悛心。况无以警之乎。然五戒但律身之粗迹。修行之初步。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求道证圣之人。亦未始不由此而入也。至于亡思虑泯善恶。融真妄一圣凡。单传密印之道。又非可以纸墨形容而口舌辩也。文章盖世止是虚名势望惊天。但增业习。若比以定慧之法。治本有之神明。为过量人超出三界。则孰多于此哉。士农工商各分其业。贫富寿夭。自出前定。佛法虽亡。于我何益。佛法虽存。于我何损。功名财禄。

本系乎命。非由谤佛而得。荣贵则达。亦在乎时。非由斥佛而致。一时之间。操不善心。妄为口祸。非唯无益。当如后患何。智者慎之。狂者纵之。六道报应胜劣。所以分也。余非佞也。愿偕诸有志者。背尘合觉同底于道。不亦尽善尽美乎。或有阐提之性。根于心者。必不取于是说。余无恤焉。

护法论后序

树教圣人。其设教虽殊。然于化人迁善去恶。则其一也。故曰为教不同。同归于善。若夫超出世间。明了生死。惟佛氏之学。无尽居士得兜率悦公。不传之旨。以大辩才。纵横演说。犹虑去佛既远。邪见者多。不知向上之宗。妄有谤讪之语。此护法之论。所由作也。闽建宁高仰山。古梅禅师。弟子慧钦。游方时。得此论。乃与住持智了及诸上士。谋之命工绣梓。以广其传。可谓善用其心矣。斯论一出。人得而览之。殆若贫而得宝。暗而得灯。真所谓护如来正法之金汤。斩邪见稠林之利剑也。后世之士。苟未达无尽之阃奥。臻无尽之造诣。妄以斥佛为高。以要誉时流。聋瞽学者。宁不自愧于其心哉。然为其徒者。不能致力于佛祖之道。亦独无愧乎哉。吾尝宴坐寂默。心境混融纷然而作。不沦于有。泯然而消。不沦于无。语大则天下莫能载。语小则天下莫能破。虽有

智者。其犹有所未尽也。然后乃知。凡可以言誉。可以言毁者。特其道之粗耳。至若实际理地。清净妙明。凝然湛然。了无一法。则又果何所毁。果何所护哉。慧钦乃欣然请书以为后序云。了字彻堂。饱参来归。据席说法。钦字肃葊。清心苦行。不私于己。皆足以恢弘古梅之道。并识之。

至正五年二月既望前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虞集微笑亭书。

本经缺字对照（4 种 / 4 处）

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

原式	显示	处数	依据
[骨*比]	骴	1	Unicode 有此字（U+29A28），即原字，非替换（CB06568）
[耳*叟]	瞍	1	Unicode 有此字（U+43C2），即原字，非替换（CB06534）
[钁-(目*目)+眼]	□	1	无字可补（CBETA 缺字库亦无）（CB01089）
[瞀-矛+牙]	瞀	1	Unicode 有此字（U+2DFB9），即原字，非替换（CB06669）